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

說話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，錯疑在寶玉身上。次日又可巧遇見饒花之期，正在一腔無明，未曾發洩，又勾起傷春愁思，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。由不得感花傷己，哭了幾聲，便隨口念了幾句。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，先不過點頭感歎；次又聽到「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……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」等句，不覺慟倒山坡上，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。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，寧不心碎腸斷！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，推之於他人，如寶釵、香菱、襲人等，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。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，則自己又安在呢？且自身尚不知何在，何往，將來斯處，斯園，斯花，斯柳，又不知當屬誰姓？——因此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反覆推求了去，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！正是：「花影不離身左右，鳥聲只在耳東西。」那黛玉正自傷感，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，心下想道：「人人都笑我有癡病，難道還有一個癡的不成？」抬頭一看，見是寶玉，黛玉便啞道：「呸！我打量是誰，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——」剛說到「短命」二字，又把口掩住，長歎一聲，自己抽身便走。

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，見黛玉去了，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。自己也覺無味，抖抖土起來，下山尋歸舊路，往怡紅院來。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，連忙趕上去，說道：「你且站著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我只說一句話，從今以後撩開手。」黛玉回頭見是寶玉，待要不理他，聽他說「只說一句話」，便道：「請說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兩句話，說了你聽不聽呢？」黛玉聽說，回頭就走。寶玉在身後面歎道：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

黛玉聽見這話，由不得站住，回頭道：「當初怎麼樣？今日怎麼樣？」寶玉道：「噯！當初姑娘來了，那不是我陪著玩笑？憑我心愛的，姑娘要，就拿去；我愛吃的，聽見姑娘也愛吃，連忙收拾的乾乾淨淨，收著，等著姑娘回來。一個桌子上吃飯，一個床兒上睡覺。丫頭們想不到的，我怕姑娘生氣，替丫頭們都想到了。我想著：姊妹們從小兒長大，親也罷，熱也罷，和氣到了兒，纔見得比別人好。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，不把我放在眼裡，三日不理，四日不見的，倒把外四路兒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。我又沒個親兄弟，親妹妹，——雖然有兩個，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？我也和你是獨出，只怕你和我的心一樣；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，有冤無處訴！」說著，不覺哭起來。

那時黛玉耳內聽了這話，眼內見了這光景，心內不覺灰了大半，也不覺滴下淚來，低頭不語。寶玉見這般形像，遂又說道：「我也知道，我如今不好了，但只任憑我怎麼不好，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。——就有一二分錯處，你或是教導我，戒我下次，或罵我幾句，打我幾下，我都不灰心。誰知你總不理我，叫我摸不著頭腦兒，少魂失魄，不知怎麼樣纔好！就是死了，也是個屈死鬼，任憑高僧高道懺悔，也不能脫生；還得你說明了緣故，我纔得托生呢！」黛玉聽了這話，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，便說道：「你既這麼說，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呢？」寶玉詫異道：「這話從那裡說起？我要是這麼著，立刻就死了！」黛玉啞道：「大清早起，死呀活的，也不忌諱！你說有呢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起什麼誓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實在沒有見你去，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，就出來了。」

黛玉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是了。必是丫頭們懶怠動，喪聲歪氣的，也是有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想必是這個原故。等我回去，問了是誰，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，只是論理我不該說。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，倘或明兒寶姑娘來，什麼『貝姑娘』來，也得罪了，事情可就大了。」說著，抵著嘴兒笑。寶玉聽了，又是咬牙，又是笑。

二人正說話，見丫頭來請吃飯，遂都往前頭來了。王夫人見了黛玉，因問道：「大姑娘，你吃那鮑太醫的藥，可好些？」黛玉道：「也不過這麼著。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太太不知道。林妹妹是內症，先天生的弱，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。不過吃兩劑煎藥，疏散了風寒，還是吃丸藥的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，我也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知道那些丸藥，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不是。」寶玉又道：「八珍益母丸。左歸，右歸，——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都不是。我只記得有個『金剛』兩個字的。」寶玉拍手笑道：「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！若有了金剛丸，自然有菩薩散了！」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。寶釵抿嘴笑道：「想是天王補心丹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是這個名兒。如今我也糊塗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太太倒不糊塗，都是叫金剛、菩薩支使糊塗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扯你娘的臊！又欠你老子搥你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搥我。」

王夫人又道：「既有這個名兒，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。太太給我三百六兩銀子，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，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放屁！什麼藥就這麼貴？」寶玉笑道：「當真的呢。我這個方子，比別的不同。那個藥名兒也古怪，一時也說不清，只講那頭胎紫河車，人形帶葉參，三百六兩不足。龜大何首烏，千年松根茯苓膽，諸如此類的藥，不算為奇。只在群藥裡算那為君的藥，說起來，唬人一跳！前年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，我纔給了他這方子。他拿了方子去，又尋了二三年，花了有上千的銀子，纔配成了。太太不信，只問寶姐姐。」寶釵聽說，笑著搖手兒說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也沒聽見，你別叫姨媽問我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，不撒謊。」寶玉站在當地，聽見如此說，一回身，把手一拍，說道：「我說的倒是真話呢，倒說撒謊！」口裡說著，忽一回身，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抵著嘴笑，用手指頭在臉上畫著羞他。

鳳姐因在裡間屋裡看著人放桌子，聽如此說，便走來，笑道：「寶兄弟不是撒謊，這倒是有的。前日薛大爺親自和我來尋珍珠，我問他做什麼，他說配藥。他還抱怨說：『不配也罷了！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！』我問什麼藥。他說是寶兄弟說的方子，說了多少藥，我也不記得。他又說：『不是，我就買幾顆珍珠了，只是必要頭上戴過的，所以纔來尋幾顆。要沒有散的花兒，就是頭上戴過的拆下來也使得。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穿了來。』我沒法兒，只得把兩枝珠子花兒現拆了給他。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大紅紗，拿乳鉢研了麵子呢。」

鳳姐說一句，寶玉念一句佛。鳳姐說完了，寶玉又道：「太太打量怎麼著？這不過也是將就罷咧！正經按方子，這珍珠寶石是要在古墳裡找，有那古時富貴人家兒裝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。如今那裡為這個去刨墳掘墓？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，也使得。」王夫人聽了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不當家花拉的！就是墳裡有，人家死了幾百年，這會子翻尸倒骨的，作了藥也不靈啊！」寶玉因向黛玉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？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？」臉望著黛玉說，卻拿眼睛瞞著寶釵。黛玉便拉王夫人道：「舅母聽聽，寶姐姐不替他圓謊，他只問著我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太太不知道這個原故。寶姐姐先在家裡住著，薛大哥的事，他也不知道，何況如今在裡頭住著呢？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。林妹妹纔在背後，以為是我撒謊，就羞我。」

正說著，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和黛玉去吃飯。黛玉也不叫寶玉，便起身帶著那丫頭走。那丫頭說：「等著寶二爺，一塊兒走啊。」黛玉道：「他不吃飯，不和僮們走，我先走了。」說著，便出去了。寶玉道：「我今兒還跟著太太吃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罷，罷。我今兒吃齋，你正經吃你的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跟著吃齋。」說著，便叫那丫頭去罷，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。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：「你們只管吃你們的，由他去罷。」寶釵因笑道：「你正經去罷。吃不吃，陪著林妹妹走一趟，他心裡正不自在呢。何苦來？」寶玉道：「理他呢，過一會子就好了。」

一時吃過飯，寶玉一則怕賈母惦記，二則也想著黛玉，忙忙的要茶漱口。探春惜春都笑道：「二哥哥，你成日家忙的是什麼？吃飯，吃茶，也是這麼忙忙碌碌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叫他快吃了，瞧黛玉妹妹去罷。叫他在這裡胡鬧什麼呢？」

寶玉吃了茶，便出來，一直往西院來。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，只見鳳姐兒在門前站著，蹬著門檻子，拿耳挖子剔牙，看著一個小廝們挪花盆呢。見寶玉來了，笑道：「你來的好。進來，進來，替我寫幾個字兒。」寶玉只得跟了進來。到了房裡，鳳姐命人

取過筆硯紙來，向寶玉道：「大紅粧緞四□疋，蟒緞四□疋，各色上用紗一百疋，金項圈四個。」寶玉道：「這算什麼？又不是帳，又不是禮物，怎麼個寫法兒？」鳳姐兒道：「你只管寫上，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。」

寶玉聽說，只得寫了。鳳姐一面收起來，一面笑道：「還有句話告訴你，不知依不依。你屋裡有個丫頭，叫小紅的，我要叫了來使喚，明兒我再替你挑一個，可使得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屋裡的人也多的很，姐姐喜歡誰，只管叫了來，何必問我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就叫人帶他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管帶去罷。」說著要走。鳳姐道：「你回來，我還有一句話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叫我呢，有話等回來說罷。」說著，便至賈母這邊，只見都已吃完了飯了。賈母因問他：「跟著你娘吃了什麼好的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也沒什麼好的，我倒多吃了一碗飯。」因問林姑娘在那裡。賈母道：「裡頭屋裡呢。」

寶玉進來，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髮斗，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，黛玉彎著腰拿剪刀裁什麼呢。寶玉走進來笑道：「哦！這是做什麼呢？纔吃了飯，這麼控著頭，一會子又頭疼了。」黛玉並不理，只管裁他的。有一個丫頭說道：「那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呢，再髮髮罷。」黛玉便把剪刀一擡，說道：「『理他呢！過一會子就好了。』」

寶玉聽了，自是納悶。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，和賈母說了一回話。寶釵也進來問：「妹妹做什麼呢？」因見林黛玉裁剪，笑道：「越發能幹了，連裁鉸都會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告訴你個笑話兒：剛纔為那個藥，我說了個不知道，寶兄弟心裡就不受用了。」黛玉道：「『理他呢！過會子就好了。』」

寶玉向寶釵道：「老太太要抹骨牌，正沒人，你抹骨牌去罷。」寶釵聽說，便笑道：「我是為抹骨牌纔來麼？」說著，便走了。黛玉道：「你倒是去罷，這裡有老虎，看吃了你！」說著，又裁。寶玉見他不理，只得還陪笑說道：「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。」黛玉總不理。寶玉便問丫頭們：「這是誰叫他裁的？」黛玉見問丫頭們，便說道：「憑他誰叫我裁，也不管二爺的事！」寶玉方欲說話，只見有人進來回說：「外頭有人請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忙撒身出來。黛玉向外頭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趕你回來，我死了也罷了！」

寶玉來到外面，只見焙茗說：「馮大爺家請。」寶玉聽了，知道是昨日的話，便說：「要衣裳去。」就自己往書房裡來。

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，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。焙茗上去說道：「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，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。」那婆子啐道：「呸！放你娘的屁！寶玉如今在園裡住著，跟他的人都在園裡，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了！」焙茗聽了，笑道：「罵的是，我也糊塗了！」說著，一徑往東邊二門前來。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。焙茗將原故說了，有個小廝跑了進去，半日，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，遞給焙茗，回到書房裡。

寶玉換上，叫人備馬，只帶著焙茗、鋤藥、雙瑞、壽兒四個小廝去了，一徑到了馮紫英門口。有人報與馮紫英，出來迎接進去。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。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，錦香院的妓女雲兒。大家都見過了，然後吃茶。

寶玉擎茶笑道：「前兒說的『幸與不幸』之事，我晝夜懸想，今日一聞喚呼，即至。」馮紫英笑道：「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實，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。誠心請你們喝一杯酒，恐怕推托，纔說下這句話。誰知都信了真了。」說畢，大家一笑。然後擺上酒來，依次坐定。馮紫英先叫唱曲兒的小廝過來遞酒，然後叫雲兒也過來敬三鍾。

那薛蟠三杯落肚，不覺忘了情，拉著雲兒的手，笑道：「你把那體己新鮮曲兒唱個我聽，我喝一罈子，好不好？」雲兒聽說，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：

兩個冤家，都難丟下，想著你來又惦記著他。兩個人形容俊俏，都難描畫。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蘼架。一個偷情，一個尋拿，拿住了三曹對案，我也無回話。唱畢，笑道：「你喝一罈子罷了。」薛蟠聽說，笑道：「不值一罈，再唱好的來！」

寶玉笑道：「聽我說罷：這麼濫飲，易醉而無味。我先喝一大海，發一個新令，有不遵者，連罰□大海，逐出席外，給人斟酒。」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寶玉拿起海來，一氣飲盡，說道：「如今要說悲、愁、喜、樂四個字，卻要說出女兒來，還要註明這四個字的原故。說完了，喝門杯。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曲子；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，或古詩舊對，四書五經成語。」

薛蟠不等說完，先站起來攔道：「我不來，別算我。這竟是玩我呢！」雲兒也站起來，推他坐下，笑道：「怕什麼？這還虧你天天喝酒呢！難道連我也不及？我回來還說呢。說是了，罷；不是了，不過罰上幾杯，那裡就醉死了？你如今一亂令，倒喝□大海下去斟酒不成？」眾人都拍手道：「妙！」薛蟠聽說，無法，只得坐了。聽寶玉說道：

女兒悲，青春已大守空閨；女兒愁，悔教夫婿覓封侯；女兒喜，對鏡晨粧顏色美；女兒樂，鞦韆架上春衫薄。

眾人聽了，都說道：「好。」薛蟠獨揚著臉，搖頭說：「不好！該罰！」眾人問：「如何該罰？」薛蟠道：「他說的我全不懂，怎麼不該罰？」雲兒便擰他一把，笑道：「你悄悄兒的想你的罷。回來說不出來，又該罰了。」於是拿琵琶，聽寶玉唱道：

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；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。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。嚙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，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。展不開的眉頭，捱不明的更漏。呀！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，流不斷的綠水悠悠。唱完，大家齊聲喝采，獨薛蟠說：「沒板兒！」寶玉飲了門杯，便拈起一片梨來，說道：「『兩打梨花深閉門。』」完了令。

下該馮紫英，說道：

女兒喜，頭胎養了雙生子；女兒樂，私向花園掏蟋蟀；女兒悲，兒夫染病在垂危；女兒愁，大風吹倒梳粧樓。說畢，端起酒來，唱道：

你是個可人，你是個多情，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！你是個神仙也不靈！我说的话兒，你全不信。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，纔知道我疼你不疼！唱完，飲了門杯，說道：「『雞聲茅店月。』」令完。

下該雲兒。雲兒便說道：「女兒悲，將來終身倚靠誰？」薛蟠笑道：「我的兒，有你薛大爺在，你怕什麼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別混他，別混他！」雲兒又道：「女兒愁，媽媽打罵何時休？」薛蟠道：「前兒我見了你媽，還囑咐他，不叫他打你呢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再多說的，罰酒□杯！」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，說道：「沒耳性，再不許說了！」雲兒又說：「女兒喜，情郎不捨還家裡；女兒樂，住了簫管弄絃索。」說完，便唱道：

荳蔻花開三月三，一個蟲兒往裡鑽。鑽了半日，鑽不進去，爬到花兒上打鞦韆。

肉兒小心肝！我不開了，你怎麼鑽？唱畢，飲了門杯，說道：「『桃之夭夭。』」令完。

下該薛蟠。薛蟠道：「我可要說了：女兒悲——」說了半日，不見說底下的。馮紫英笑道：「悲什麼？快說！」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，便說道：「女兒悲——」又咳嗽了兩聲，方說道：「女兒悲，嫁了個男人是烏龜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大笑起來。薛蟠道：「笑什麼？難道我說的不是？一個女兒嫁了漢子，要做忘八，怎麼不傷心呢？」眾人笑的彎著腰，說道：「你說的是，快說底下的罷。」薛蟠瞪了瞪眼，又說道：「女兒愁——」說了這句，又不言語了。眾人道：「怎麼愁？」薛蟠道：「繡房鑽出個大馬猴。」眾人哈哈笑道：「該罰，該罰！先還可恕，這句更不通了。」說著，便要斟酒。寶玉道：「押韻就好。」薛蟠道：「令官都准了，你們鬧什麼！」眾人聽說，方罷了。雲兒笑道：「下兩句越發難說了，我替你說罷。」薛蟠道：「胡說！當真我就沒好的了？聽我說罷：女兒喜，洞房花燭朝慵起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詫異道：「這句何其太雅！」薛蟠道：「女兒樂，一根把兒往裡戳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回頭說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快唱了罷！」薛蟠便唱道：「一個蚊子哼哼哼，」眾人都怔了，說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曲兒？」薛蟠還唱道：「兩個蒼蠅嗡嗡嗡。……」眾人都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」薛蟠道：「愛聽不聽？這是新鮮曲兒，叫做『哼哼』韻兒。你們要懶怠聽，連酒底兒都免了，我就不唱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免了罷，倒別耽誤了別人家。」

於是蔣玉函說道：

女兒悲，丈夫一去不回歸；女兒愁，無錢去打桂花油；女兒喜，燈花並頭結雙蕊；女兒樂，夫唱婦隨真和合。說畢，唱道：

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姣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。度青春，年正小；配鸞鳳，真也巧。呀！看天河正高，聽譙樓鼓敲，剔銀燈同人駕幃悄。唱畢。飲了門杯，笑道：「這詩詞上我倒有限，幸而昨日見了一幅對子，只記得這句，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。」說畢便乾了酒，拿起一朵木樨來，念道：「『花氣襲人知晝暖。』」

眾人都倒依了，完令。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該罰，該罰！這席上並沒有寶貝，你怎麼說起寶貝來了？」蔣玉函忙說道：「何曾有寶貝？」薛蟠道：「你還賴呢！你再說。」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。薛蟠道：「這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？你們不信只問他！」說畢，指著寶玉。寶玉沒好意思，起來說：「薛大哥，你該罰多少？」薛蟠道：「該罰，該罰！」說著，拿起酒來，一飲而盡。馮紫英和蔣玉函等還問他原故，雲兒便告訴了出來。蔣玉函忙起身陪罪。眾人都道：「不知者不作罪。」

少刻，寶玉出席解手，蔣玉函隨著出來。二人站在廊簷下，蔣玉函又陪不是。寶玉見他嫵媚溫柔，心中分留戀，便緊緊的攥著他的手，叫他：「閒了往我們那裡去。還有一句話問你，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，他如今名馳天下，可惜我獨無緣一見！」蔣玉函笑道：「就是我的小名兒。」寶玉聽說，不覺欣然，跌足笑道：「有幸，有幸！果然名不虛傳！今兒初會，卻怎麼樣呢？」想了一想，向袖中取出扇子，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給琪官道：「微物不堪，略表今日之誼。」琪官接了，笑道：「無功受祿，何以克當？也罷，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，今日早起纔繫上，還是簇新，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。」說畢，撩衣將繫小衣兒的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，遞給寶玉道：「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，夏天繫著，肌膚生香，不生汗漬。昨日北靜王給的，今日纔上身。若是別人，我斷不肯相贈。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著。」

寶玉聽說，喜不自禁，連忙接了，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下來遞給琪官。二人方東好，只聽一聲大叫：「我可拿住了！」只見薛蟠跳出來，拉著二人，道：「放著酒不喝，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？快拿出來我瞧瞧！」二人都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薛蟠那裡肯依？還是馮紫英出來，纔解開了，復又歸坐。飲酒至晚方散。

寶玉回至園中，纔衣吃茶。襲人見扇子上的墜兒沒了，便問他：「往那裡去了？」寶玉道：「馬上丟了。」襲人也不理論，及睡時，見他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，便猜著了八九分，因說道：「你有了好的繫褲子了，把我的那條還我罷。」寶玉聽說，方想起那汗巾子原是襲人的，不該給人。心裡後悔，口裡說不出來，只得笑道：「我賠你一條罷。」襲人聽了，點頭歎道：「我就知道你幹這些事了！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些混帳人哪！也難為你心裡沒個算計兒。」還要說幾句，又恐惱上他的酒來，少不得也睡了。一宿無話。次日天明方醒，只見寶玉笑道：「夜裡失了盜也不知道，你瞧瞧褲子上。」襲人低頭一看，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了，便知是寶玉夜裡換的，忙一頓就解下來，說道：「我不稀罕這行子，趁早兒拿了去！」

寶玉見他如此，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。襲人無法，暫且繫上。過後寶玉出去，終久解下來扔在個空箱子裡了，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。寶玉並未理論，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。襲人便回說：「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。他原要等你來著，我想著，什麼要緊！我就做了主，打發他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很是。我已經知道了，不必等我罷了。」襲人又道：「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，送了一百二兩銀子，叫在清虛觀，初一到初三打三天『平安醮』，唱戲獻供，叫珍大爺領著眾位爺們跪香拜佛呢。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。」說著，命小丫頭來，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出來，卻是上等宮扇兩柄，紅麝香珠二串，鳳尾羅二端，芙蓉簞一領。

寶玉見了，喜不自勝，問：「別人的也都是這個嗎？」襲人道：「老太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，一個瑪瑙枕。老爺、太太、姨太太的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。你的和寶姑娘的一樣。林姑娘和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，只單有扇子和數珠兒，別的都沒有。大奶奶、二奶奶，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，兩疋羅，兩個香袋兒，兩個錠子藥。」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是怎麼個原故？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樣，倒是寶姐姐的和我一樣？別是傳錯了罷？」襲人道：「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著籤子，怎麼會錯了呢？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，我去拿了來的。老太太說了，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然要走一趟。」說著，便叫了紫鵲來，「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，就說是昨兒我得的，愛什麼留下什麼。」紫鵲答應了，拿了去。不一時，回來說：「姑娘說了：昨兒也得了，二爺留著罷。」

寶玉聽說，便命人收了。剛洗了臉出來，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，只見黛玉頂頭來了。寶玉趕上去，笑道：「我的東西叫你揀，你怎麼不揀？」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，只顧今日的事了，因說道：「我沒這麼大福氣禁受。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哪玉的，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人兒罷了。」

寶玉聽他提出「金玉」二字來，不覺心裡疑猜，便說道：「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，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，天誅地滅，萬世不得人身！」黛玉聽他這話，便知他心裡動了疑了，忙又笑道：「好沒意思！白白的起什麼誓呢？誰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，日後自然明白。除了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這三個人，第四個就是妹妹了。要有第五個人，我也起個誓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不用起誓。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，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是你多心，我再不是這麼樣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昨兒寶丫頭他不替你圓謊，為什麼問著我呢？那要是我，你又不知怎麼樣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，二人便走開了。寶釵分明看見，只裝沒看見，低頭過去了。到了王夫人那裡，坐了一回，然後到了賈母這邊，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。

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，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，所以總遠著寶玉；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，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。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綿住了，心心念念只惦記著黛玉，並不理論這事。此刻忽見寶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。」

可巧寶釵左腕上籠著一串，見寶玉問他，少不得褪了下來。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，一時褪不下來。寶玉在旁邊看著雪白的胳膊，不覺動了羨慕之心，暗暗想道：「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，或者還得摸一摸；偏長在他身上，正是恨我沒福！」忽然想起「金玉」一事來，再看看寶釵形容，只見臉若銀盆，眼同水杏，唇不點而含丹，眉不畫而橫翠；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。不覺又呆了。寶釵褪下串子來給他，他也忘了接。

寶釵見他呆呆的，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。扔下串子，回身纔要走，只見黛玉蹬著門檻子，嘴裡咬著絹子笑呢。寶釵道：「你又禁不得風吹，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何曾不是在房裡來著？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，出來瞧了瞧，原來是個狀雁！」寶釵道：「狀雁在那裡呢？我也瞧瞧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纔出來，他就忒兒的一聲飛了。」口裡說著，將手裡的絹子一甩，向寶玉臉上甩來。寶玉不知，正打在眼上，「噯啣」了一聲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